

对不起，
南极

张 宇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069428

I267.1
1485

对不起， 南极

张宇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917

I 267.1

148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不起, 南极 / 张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570-4

I. ①对…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131 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3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5 插页 19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70-4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手里是风

- 1__ 南极的梦想 003
- 2__ 因果之间 008
- 3__ 自己的证明 014
- 4__ 北京意识流 026
- 5__ 1996 年的雪 038
- 6__ 历史没有真相 051
- 7__ 手里是风 059
- 8__ 虚构生活 066

第三章 南极观想

- 1__ 噩梦悄然到来 151
- 2__ 穿越“死亡走廊” 158
- 3__ 白天的长度 167
- 4__ 南极英雄谱：阿蒙森 176
- 5__ 南极英雄谱：斯科特 186
- 6__ 南极英雄谱：沙克尔顿 196
- 7__ 恍若隔世的感觉 206
- 8__ 企鹅的思维形式 213
- 9__ 南极忏悔 221

第二章 在路上

- 1__ 平民的胃 077
- 2__ 西藏的痕迹 086
- 3__ 爱情一种 094
- 4__ 被告的故事 103
- 5__ 独立广场的鸽子 113
- 6__ 经典的成长 121
- 7__ 看不到彼岸的河流 128
- 8__ 安第斯山的性欲 136
- 9__ 乌斯怀亚的神器 142



第一章 手里是风

1 南极的梦想

2 图灵之间

3 自己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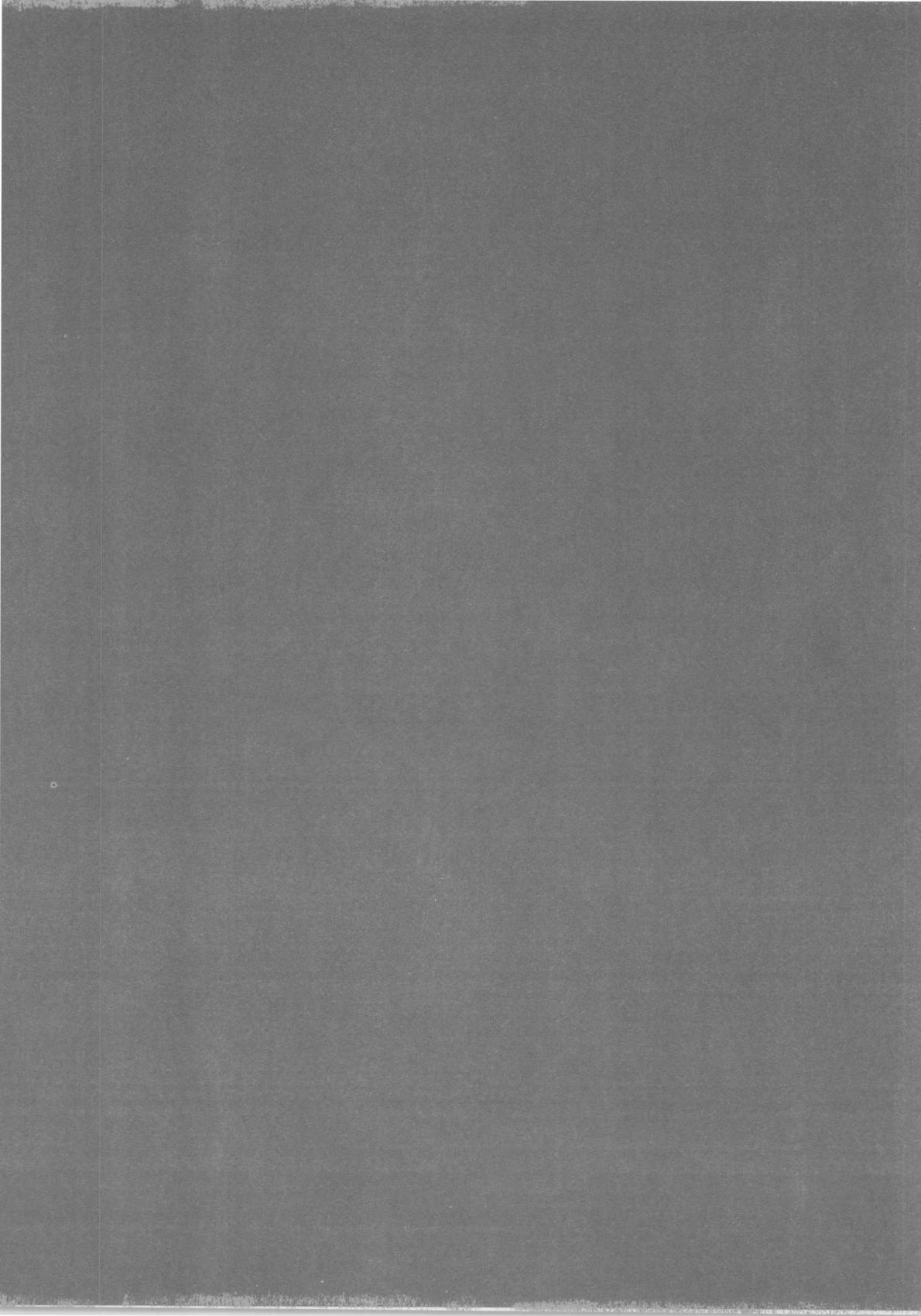
4 北京就识海

5 1996年的雪

6 历史没有真相

7 手里是风

8 虚构生活



1 南极的梦想

到南极去！

对我来说，突然到防不胜防……

当《大河报》电话通知，确定要我到南极去的时候，我正在家里阅读何士光刚刚出版的新书《今生》。这部书稿最初在《钟山》杂志发表时我已读过一遍，接到何士光寄来的单行本，我这是第二次阅读。当代作家出版的新书能够让我重读的，很少。我个人认为，《今生》就像一本佛经。我像以往阅读别的佛学经典一样，一连几天读得心静如水。格外不同的是，由于和何士光相熟，读《今生》就觉得离佛很近，有一种和佛亲切交谈的美妙感觉。

那时候我整个人如沐春风一样沐浴在何士光的叙述语言里，完全陶醉在普通人如何修习成佛的妙不可言的过程里。我心里不断地感叹，何士光呀何士光，你就是佛啊！

你想，这时候忽然接到要我到南极去的电话通知，怎么也来不及惊慌失措，倒是有一种不真实感。如同有人随便说想要让你实现一个梦想，你能够轻易相信吗？

于是放下电话不久，就把这个事情淡忘了。

对于一个已经跌向六十岁的人，很难有什么事情打扰内心的平静。这样一直拖到几天之后，《大河报》的张耘培正式通知我，要我去找旅行社确认护照，我才捞着了事情的真实性。接着呆了一下子，感觉心慌起来。

这又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我苦笑笑。由不得马上扪心自问，难道我这一生，一步一步从山里的庄稼院走进城市的水泥房子里，折腾来折腾去，走到了如今的小六十岁，就是为了走到南极去吗？

在我以往的印象里，南极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想。或者说只是一个象征。到底象征什么，也没有认真去想过。只知道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尽头，俗话说那是天外头啊！难道我这一次真要或者说真能够走出这个世界，一直能够走到天外头吗？

我并没有马上就高兴起来，反而心里忐忑不安。由于做人做得小了，中年以后心也小下来，大约属于习惯性小心翼翼。于是，我也不急着去找旅行社确认什么护照，我需要先去打听和仔细了解事情的缘由。

为什么要去南极呀？

为什么是我去南极而不是别人呀？

好像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福是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得搞清楚真相。你看，毛病吧？

因为如果回顾我这一生，似乎从来都没有侥幸过。别说没有接到过天上掉下的馅饼，连在路边捡到钱的小喜欢都没有过。相反哪怕得到一点点的收获，都必须付出比别人艰苦几倍的努力。这可不是人生的怨言，我早就过了爱发牢骚的年纪。并且我年轻时候，也不爱发牢骚。我只是在随便的总结和描述，像我这种的人生的类型和特征。

如果我们暂且把人生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人以做人为主；一种人以做事为主。这样我们轻易就能够发现，做人的人常常事半功倍，总能够站在生活的高处。我的性格比较浮躁，特别在青年时期表现突出。性格决定命运，我基本上属于第二种人。这种人做起事情来顾头不顾尾的，最容易得罪人。常常是得罪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

于是，通常要做许多事情，拿出来去缴做人方面欠下的学费。有时候回忆我这一生走的路，打一个比方，属于那种每走一步还得退回来两步去擦屁股的可怜角色。

为此我常常讥笑自己。这是我惩罚自己的一种自省的方法。我讥笑起自己来毫不留情，我经常公开对人家讲，你们瞧不起我是对的，和我的意见基本一致，我最瞧不起的也是我自己。特别是今年，可能是接近退休年龄了，有时候就开始回顾这一生办过的一些事情，确实也办过许多对别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是还是办过一些不靠谱不要脸的错事啊！

唉，人活这一辈子不容易，为什么不能够只办好事不办错事呢？

如果有一个完美的人生，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遗憾。那该有多么好啊！到如今呢？后悔也来不及了，又没有办法去弥补，这可怎么办呀？就长时间背上了自责的包袱。我知道按照佛学讲这就叫我相，于是我就困惑在我相里长时间走不出来。

不久前我随河南作家代表团访问贵州，我专门去看望何士光。我虽然和何士光相识多年，交往并不很多，自我感觉还达不到朋友的程度。但我就是莫名其妙地信任他，喜欢他。早年经过张贤亮偶然的诱导，何士光皈依了佛门。几十年过去，何士光已经走得很远，如今在佛学上修习到了很高的境界，张贤亮却还在人世上活得像花花太岁。我为此曾经讥笑过张贤亮，我说你把人家领进了佛门，你却在人间花天酒地。张贤亮哈哈大笑说一样一样，其实一样，何士光不过是出世修行，我这是入世修行，我修的是《肉蒲团》，我们最后都要成佛的。这就是张贤亮，张贤亮的真实不虚使他显得永远可爱。

那是下午，由于贵阳的潮湿空气，连阳光也显得湿漉漉的。何士光家仍然住在一幢老式的楼房里，家里朴素干净，给人一种清贫的感觉。在一楼有点阴暗的客厅里，我们相互讲过亲热和客套话，我就认真向他请教，人如何放下自责的心理负担？

他认真听着，清瘦的面庞上闪亮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然后他说人这一生虚荣也罢，惭愧也罢，到头来都很难解脱。所以，人们才害怕死亡。你想到要去解脱它，实际上你已经觉悟了。但是你需要这样想，或者说你只能够这样想，你自责什么？那不是你自己呀，那只是一个我相。我相也只是一个壳子嘛，走出来空掉它就是了。没想到他三言五语就把我说服了，那一刻我觉得脑子灵光起来。他笑着进一步教导我说，把这些人生的烦恼交给佛吧！他接着就断言，你早晚得皈依。

从贵州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皈依佛门呀？

这以前我爱读佛学经典，只是当学问当哲学历史读，现在看来就这么读下去，我还真得告别酒肉穿肠过的俗世生活，出家当和尚吃斋念经吗？你看，以我当前的这种心态，突然通知要我到南极去，是好是坏不论，这么大的动作，还不把我吓着了？

如今是信息社会，想保守秘密非常困难，想搞清楚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我很轻易就把去南极的事情搞明白了，大概一百年前的12月14日，人类第一次登上了南极的极点。今年是一百周年的纪念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然就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我们这次到南极去探险性旅行，也是这次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我们这次探险性旅行的是美国的奇航公司，我靠！又是美国人！在我的印象里，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管闲事的，就是美国人。

美国奇航公司组织的这次探险性旅行，主要是以关心南极生态现状为主题，组织关心南极的人在登陆探险的同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这就是美国人，虽然也自私自利，却总能够把自身利益和未来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且严格规定，这个团队控制在百人以内。这是因为按照世界性的《南极公约》规定，为了保护南极，每次活动登陆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团队的人员成分结构比较丰富，有科学家有学者有艺术家有探险家还有旅游家等，组团以美国人和中国人为主，另外包含十几个国家。

动动就是世界性的，这常常是美国人的做事习惯。

于是，在分配给中国人的三十个名额中，我们省的《大河报》通过特殊渠道申请到两名：一名自然是《大河报》的特派记者；另一名是在全省范围内选派一个“中原文化大使”。至于出访南极的巨额费用，完全由《大河报》出资。你还别说，目前来看在我们河南，喜欢和敢于干这种出格事情的，也多亏《大河报》了。不关注政绩也不关注切身利益，在当下物欲横流实用主义泛滥成灾的时候，对于这种和生活现实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关心的人不多。

我们河南地处中原，虽然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深受传统历史文化压迫而负担最重的地方，河南人的腰早就被历史压弯了，每一个人的心脏就像一块压缩饼干。远的就不说了，就说建国以后这几十年，这可是崭新的时代吧？我们河南大出风头的事情是什么呀？大都是打右派呀大跃进呀饿死人呀……出的全都是恶名。我并不是在这里想骂谁，我也从来就不是骂人的作家。我只是在这里回望历史，反省一下。我也并不认为那一些当官的都是坏人。因为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个性的问题。这是一种传统历史文化长期压迫之下，慢慢形成的、自古到今的、只对上负责不对下担当的思维习惯。你看，这样说着好吧？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传统思维习惯”，我们当官的就都是好人没有坏人了。

唉，做一个河南人，一辈子在河南做人，苦啊！

于是，我得说在这么一个有着深厚极左思潮传统习惯的地方，改革开放以后能够杀出重围办出一份《大河报》，也真是奇迹，也真是说明历史还是在进步啊！

《大河报》在社会上海选出访南极的“中原文化大使”，由几万名参选者层层选拔到后来的几个人，最后选择了我。据说在对最后几个文化名人的选择中，并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和名气大，我是以身体好战胜了别人。大凡中老年的文化名人，不

是血压高，就是心脏病，相比起来我还是属于健康类型的？这么说确实比较符合实际，若论水平高学问大名气大，在我们中原真还远远轮不到我。因为是去南极，确实需要一个强壮的身体。但是，有一个因素人家没明说，我心里却明白，我和《大河报》总编辑王守国是朋友关系。唉，无论如何这算是天大的面子吧。对于一个已经退出江湖的过气作家，活到这个时候还有人抬举你，还有朋友惦记着你，确实让人感动。不由得心头一热，就想，别说到南极去了，就是选派我下地狱去，我也要勇往直前！

这样，到这时候我算知道，到南极去，这成真的事情了！

本来只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眼看就要成真的了，还真让人不敢相信。不过感动过后，我的心情马上变得复杂起来。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概括形容一下，那时候我的心情就如同弘一法师圆寂前写下的绝命书：“悲欣交集”……

2 因果之间

到南极去！

这是个体面的事情，又不是让你去出庭受审，又不是让你去上断头台，悲从何来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南极曾经几十年来，在我心里是一片阴影。

我有一个老朋友，曾经是全国闻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著名记者。大概二十年前吧，中国科学院曾经聘请他作为唯一的特派记者，随着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到南极去考察。历时三个月以后，回来就抑郁了。为了治疗他严重

的抑郁症，组织上曾经派出两名工作人员，陪同他到欧洲休养半年之久。仍然没有效果。从此整个人消沉下来，再也没有写一个字，再也没有重返工作岗位。那些年我到北京出差，曾经几次去看他，因为是朋友关系，他虽然也和我说话，也陪我吃饭，话明显少了，眼睛也不亮了，使人难过地想到一个泄气的皮球。他夫人悄悄对我说，他总说活着没有意思，不和人说话，根本不敢提南极……

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南极到底看到了什么？

到底是什么粉碎了他的精神意识？

是南极的雪山和冰川彻底压垮了他的意志吗？

谁也不知道。大概从那个时候，我就深刻地记住了南极，并且强烈意识到外边的世界虽然很精彩，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去的，看起来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南极就在我心里结下了一个疤痕，留下了一片阴影。

你看，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十年后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我去南极了，你想我这心里能够没有一点顾虑吗？虽然不好意思对别人讲，心里头却不能不纠结。

我开始给自己开玩笑，看起来我这一生南极大概是最后一劫，一直在那里等着我，逃是逃不掉的，早晚我得去面对。

作为一个男人，我这一生该经历的和不该经历的，也大都经历过了。从记事起就是饿肚子，人穷志就短，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时候能够顿顿吃饱饭就好了，那就是我心中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贫穷和可怜过，反而一向自信和乐观。因为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外边真实的世界，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水深火热之中，还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由于没有看到过别人的幸福生活，就认为天下的许多人生活得还不如我，有什么好

可怜的？

比较才能够产生痛苦，没有对比也就没有痛苦。

另外我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什么时候总是笑着说，吃太饱了不好，病都是吃出来的。不要紧，好生活在前边等着咱哩。于是，我父亲的乐观精神，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我。长大成人以后走上社会，每每滑到生活的低处时，也从来不悲观。甚至在我人生最低潮时，1990年接受省委工作组审查，我还能够在批判我的会议上，挂羊头卖狗肉，在笔记本上起草中篇小说《没有孤独》……

那次政治运动过后，给了我一个政治处分。接着家里也发生了动乱，离婚以后我被扫地出门。但是我的精神状态反而良好，内忧外患全解决了，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感。

我靠！活了大半辈子又可以谈恋爱了！

老作家张一弓曾经对我说，你的心理素质真好，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抑郁和自杀。他的话有没有言外之意？我没听懂。但是，有一点我意识到了，我没有失魂落魄，让许多好心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处放，也多少有点对不起观众。

其实城里人不明白，我本来就是从山里走出来的野孩子，没什么本钱，从来就不害怕失去什么。再加上进城以后看书看得心野了，我年轻时候就认为男人分好多种，古今中外这个世界上真正优秀的好男人，大都坐得起监狱当得起皇帝。

你看，我知道什么是好男人！可是我自己呢？我这一辈子慌里慌张的混出了啥名堂？监狱没进过，皇帝没捞着，根本不沾优秀男人的边，只能够算一个俗人。

其实在我心里，我对自己的评价一直不高。由于没有上过大学，知识储备先天不足，后天的野蛮阅读面积太窄，这缺陷注定了一个人不会走得太远。再加上性格上的缺陷，本身就不是大才，大才都是一些能够舍生取义或者临危济世的人物。

而我这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偶尔的逞能一下出个小风头，也就是在人群中混个脸熟，实在是一个浅薄的平庸之辈。

为此，我相当的看不起我自己。

于是，从我的长篇小说《足球门》出版后的喧哗慢慢平息以后，我的内心彻底平静下来，准备好开始走人生的下坡路。

人这一辈子，走上坡路固然艰难，走好下坡路也不容易，大概也需要努力。

我是1952年5月3日生人，农村人当然说的是农历。今年已经过罢生日，将要跌进六十岁。明年过罢生日就要正式退休，不得不承认确实是要老了。你看，人生的阳光已经西斜，天已经到这般时候，老了老了，由于身体没出啥毛病还算健康，好不容易人家选派你上南极，有什么他妈妈的好顾虑的？真是脑子进水了？

我忽然开始想明白了。到南极去，这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别说到南极去探险旅行，如果这次万一真正能够死在南极，那也是人生的一个难得的结局。无比圆满啊！南极，那可是天上人间的极地啊！

我从来就喜欢胡思乱想，继而去想古时候唐僧上西天取经，也只是走到了印度，还没有走出亚洲，回到东土来还成佛成仙了。我这是到南极去，需要走出亚洲越过非洲再跨过南美洲，走到了天尽头，比唐僧还唐僧，差不多也算半个神仙了吧。

不会做人不想做鬼，原来是等着做神仙哩！

这么一想，再也不“悲欣交集”了，反而快乐起来，连忙打电话痛痛快快地把事情答应下来。然后，我开始按照这次的出行要求，先去确认护照……

我曾经办过两本护照：一本是因公护照；一本是私人护照。公用护照按照组织上的规定，每次出国访问回来，上交以后存在了省外事办，需要用的时候再去申请。我的个人护照保管在家里，由于钱紧不太热衷出国旅游，平时也不怎么用，

放在家里也是一个摆设。我把个人护照翻腾出来，放在手里打开看看，忍不住发呆。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再加上户口本、身份证、职称证书，可能还得加上结婚证和房产证吧，这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证明资料了。原来是它们，一直在证明我活着啊！

早先那些年工作证最重要，粮本也很重要，还有粮票和布票，现在那一些证证都被淘汰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只剩下这一些了。想到这里就觉得人活着真是荒唐可笑，好像你活着本身不是本质，重要的是能够证明你活着的这些证明资料。一个人生活的生命的本质在哪里呢？不在你身上不在你心里，是这些证明资料是这些纸啊！这些东西在说明什么？好像是在说明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吗？你还别说，简单地说这就是文化啊。

文化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人人生活在套子里。

真是毛病！我嘲笑自己。在去确认护照的路上，在出租汽车上，看着车窗外灰蒙蒙脏兮兮的天空中的城市楼群，我在暗暗嘲笑自己。不论看什么事情都能够看出毛病来，那就说明你自己有毛病了。

由于我们这次行程，完全委托旅行社安排，《大河报》张耘培就交给我，得先去旅行社确认护照。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讲究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大凡各种出访活动大都委托旅行社安排。旅行社位于郑州东区，要说从我家到东区并不很远，但是如果我不坐出租汽车，还真找不到地方。虽然郑州东区建设得非常漂亮，大家公认规模和水平直追上海浦东，确实是一个新型的国际化的现代化城区，只是道路设计得太过复杂了……

郑州东区的建筑设计者黑川纪章是日本人，曾经是闻名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如今已经过世多年，郑州东区是他最后的一个作品，也是他生前设计生涯中非常满

意的一个艺术精品。只是来自日本的设计大师完全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南北的方向感，城区建设大结构中心的外圆套内圆的两个圆形建筑组团连接后放射开来，如果坐在飞机上往下看也许很清亮，可是人在地面上走进去，基本上如同走进了一个硕大的迷宫。

后来给道路起名的中国专家可能祖上出过汉奸，唯恐天下不乱，所有的道路名称和郑州地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死活抓不住记忆的稻草，结果是谁也看不懂谁也记不住。

我每次跑东区，没有一次能够顺利找对地方的，经常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竟然有外地来郑州的朋友，迷失在郑州东区里走不出来，打电话请我们去捞他。于是，我的老经验是每到东区去办事，最好坐出租。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出租汽车司机太伟大了，一个个都是记忆大师。

这时候出租车已经跨过金水路的立交桥走进了郑州东区，开始蚯蚓找娘一样拐来拐去。窗外的东区景色层层展开，真是美不胜收，引人自豪。看着车窗外的美景，我又去想日本设计大师黑川纪章当年的创作心态。虽然他是名满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但是他毕竟是日本人。他童年记忆里日本美丽的不规则的海岛和海岸线，可能会一直影响着大师的成长。如同子宫一样的日本地域文化一直会营养着大师的创作灵魂，使他不自觉地下意识地把日本文化带进了对郑州东区的设计里。

完全有这种可能。

于是，中国建筑传统概念中的中轴线和方向感，在这里完全消失了。他就在我们郑州东区方方正正的平原上，乱挖乱建起岛屿和圆圈，写意和张扬起日本的建筑文化来？

这个靠谱，往这里想着可能很靠谱啊。